

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

從沙頭角蓮蔴坑村說起

阮志 著



書名：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蔴坑村說起
作者：阮志

責任編輯：任秀雯
書籍設計：羅詠琳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14 字樓

版次：2012 年 7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16 開（187mm x 245mm）344 面
國際書號：ISBN 978-962-04-3267-5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書內由地政總署提供的地圖，版權屬香港特區政府，
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 26/2012。

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

從沙頭角蓮蔴坑村說起

阮志 著



謹以此書獻給先父及家母

序

邊境禁區、原居民、身份認同及中港關係等是近年的熱門話題，可惜一向以來的文獻資料不多，有關邊境的地方史專著亦近乎鳳毛麟角。本書的主題——香港新界沙頭角蓮麻坑村，位於被封閉六十年的禁區之內，本屬晚清時期新安縣的一條普通客家村落，它經歷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被以深圳河為界的中英邊界一分為二，結果這客家村在中英之間的張力裡，其蛻變演化展現出其獨特之處。

本書透過該村的地理位置、氣候、礦產資源、土地發展、移民、信仰及風俗文化等課題，陳述該村經歷中國客族開村的輾轉遷徙、辛亥革命的參與，以至在中英不同治權下的「圍城」禁區中的身份和文化傳統的迭變。書中更特別提及一向被忽視的客家婦女，怎樣在邊境政治動盪的年代，堅持過境耕種華界土地，其角色儼然成為了溝通深港兩地的大使，她們雖然徘徊在邊境線上，卻以獨特的生存方式傳承客家人的堅忍精神。

作者多年來堅持採取深入的實地訪查，復走訪海外如英國、泰國及台灣等地進行考察，並兼顧對地方志、族譜、碑刻、官方檔案與口述資料的研究，以提供有力的論證殊非易事。無論是史料的分析，以及在開拓新的視點方面，均有甚高的可讀性，可說是目前研究香港邊境地方史最詳盡的專書。作者亦對當下的邊境規劃、文化保育及身份認同議題，提供有現實意義的個案分析，實屬用心之作。

今書付梓出版，本人樂於向廣大讀者推介。

何佩然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2012年7月9日

目錄

| | |
|----|---|
| 序 | 5 |
| 引言 | 8 |

| | |
|----------------------------|-----|
| 第一章 族群的互動 | |
| 一、從邊境村落蓮蔴坑說起 | 11 |
| 二、沙頭角十約的建立及拓展 | 16 |
| 三、英治初期的人口結構 | 21 |
| 四、客家人與本地人的關係 | 25 |
| 五、人口的散播及海外發展 | 31 |
| 第二章 社會組織 | |
| 一、客家宗族及源流 | 47 |
| 二、宗族產業的建立及分布 | 54 |
| 三、民間秩序及鄉約 | 58 |
| 四、宗祠與族譜的重修 | 65 |
| 第三章 地方經濟的拓展（一）：礦山 | |
| 一、自然與土地資源 | 77 |
| 二、礦藏與開發 | 80 |
| 三、礦業的產量及運作 | 91 |
| 四、與墟市及對外交通的聯繫 | 107 |
| 第四章 地方經濟的拓展（二）：過境耕作 | |
| 一、農業的發展 | 115 |
| 二、其他經濟作業及物產 | 117 |
| 三、耕地在深圳河兩岸發展 | 124 |
| 四、蓮蔴坑氏族土地買賣情況 | 130 |
| 五、過境耕作中的客家婦女 | 136 |
| 六、逃港潮及深圳特區成立的衝擊 | 146 |

| | |
|----------------------------|-----|
| 第五章 文化、信仰與風俗 | |
| 一、從私塾到鄉村學校：敬修學校 | 169 |
| 二、風水、祭祀與墳塋 | 182 |
| 三、民間信仰與社區的維繫 | 200 |
| 四、天主教信仰的傳入 | 209 |
| 五、客家民俗文化 | 213 |
| 第六章 邊區政治、戰爭與革命 | |
| 一、泰南開拓者及革命僑領葉定仕（1879-1943） | 227 |
| 二、日佔時期的抗日戰士葉維里 | 255 |
| 三、禁區中的容忍與妥協：香港的「邊民」 | 267 |
| 第七章 結語：客家文化的復甦與身份認同 | 283 |
| 附錄 | |
| 附錄一 《暹羅華僑同盟會略歷》 | 297 |
| 附錄二 梅實公至十一世葉氏世系 | 306 |
| 附錄三 南陽葉氏祖訓 | 307 |
| 附錄四 梅州始祖至九世梅公串連詩 | 308 |
| 附錄五 始祖梅實公傳下十一世起輩序 | 309 |
| 附錄六 葉氏宗祠內歷代祖先神主 | 310 |
| 附錄七 葉氏宗祠對聯 | 311 |
| 附錄八 葉氏宗祠功名官爵牌匾 | 312 |
| 附錄九 劉氏宗祠碑文及功名官爵牌匾 | 313 |
| 附錄十 劉氏宗祠碑文 | 315 |
| 附錄十一 《重建蓮蔴坑村葉氏祖祠碑記》 | 316 |
| 附錄十二 葉夢熊歷仕廿五任簡介 | 317 |
| 附錄十三 五雲丙一公情況簡介 | 318 |
| 附錄十四 梅實公五世祖丙一公生五子衍傳世系圖 | 319 |
| 附錄十五 螺溪梅實公葉氏世系圖 | 320 |
| 參考書目 | 322 |
| 鳴謝 | 338 |

引言

隨著邊境禁區全面開放，有關它的歷史是值得再重提上香港史研究的議程，但關於其歷史發展，現在還未有一本完整的專書論及。筆者發現有關香港的地方史研究雖遍及新界各區，但卻很少觸及鄰近中國大陸的邊境村莊，這種不足最可能原因是很少學者能夠進入邊境禁區進行訪問及搜集資料有關。我們就禁區政策對個別村落或社區的影響知之甚少，特別是非常接近邊界，與大陸接壤的村莊，以往亦絕少學者涉獵。主要是要申請禁區通行證作長期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難，而禁區中的保安措施亦阻礙了全面及深入的考察活動，每次警方都可以引用《公安條例》對未經批准的考察作出限制。

香港位處南中國的邊陲，而本書所回顧的村落蓮蔴坑則臨近香港的邊境，象徵一個「邊緣中的邊緣」概念，本書刊印時仍在邊境禁區內的這一條主要說客家話的村落，位於香港新界東北部邊陲及沙頭角墟的西北面。此村的特別之處是有一條橫跨深圳河的古老石橋，在清朝時原屬於廣東省新安縣的蓮蔴坑村民已走過該橋往來深圳河兩岸的田地耕種、探訪親友及到墟市買賣。

滿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及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後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分別將香港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的土地割讓給英國。英國其後在 1898 年再以安全為藉口，迫清廷簽訂不平等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清朝廣東省新安縣其餘大片土地租借予英國，為期九十九年，是為「新界」（New Territories）。自此原蓮蔴坑土地被分為華界及英界兩部分，成為英國租借地居民的蓮蔴坑人仍可徒步往來該橋直至戰後。

在 1960 年代，中國大陸發生大躍進、大饑荒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及社會動盪，港英政府將邊境關閉，蓮蔴坑人仍需用這條其後被改稱為「國際橋」的石橋往內地耕種。後來英國人為保安理由更在該村村口加設閘門，不但障礙蓮蔴坑村民出入及往來附近墟市，亦使他們在心理上產生被囚禁的感覺，但正是這種封閉，反使當地客家人保留了傳統文化，而且還展示出一種既能適應實際環境，又可克服障礙的意識，重拾與外界溝通的信心，並繼續為開放禁區爭取下去。

一直以來，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研究多集中於城市人的態度，究竟處於中港邊境的原居民對何謂香港人會否有更深的體會？他們本身作為中國人，百多年來周旋於英國人、日本人的管治之下，其身份認同會否比城市人更為複雜？筆者希望以蓮蔴坑地方史研究，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有意義的參考個案。

本書的主要資料是來自香港、深圳、台北及英國的歷史檔案記錄。筆者亦使用了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法參與觀察蓮蔴坑村或鄰近村莊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包括祖先崇拜、神誕、歲時節日等。至於民間文獻資料方面，鄉村文獻，如廟宇或祠堂的碑記及牌匾；清朝咸豐年間、民國及解放後大陸當局的土地契約，以及其他文獻如族譜、紀念特刊、帖式、鄉村記錄、地圖及相片等亦是本書的重要資料來源。筆者更訪問了沙頭角、打鼓嶺、蓮蔴坑村及深圳長嶺村近四十多位村民及人士，被訪者包括年長一輩的族中父老、村代表、鄉事會委員、普通村民、退休軍政人士及警務人員等，訪問地點亦遍及泰國、台灣及英國等地，對該區或村的歷史及源流、港英當局設置禁區的經過、民間風俗、文化傳統，以至鄉村生活的轉變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他們的憶述大大補充了文獻資料的缺失。

研究禁區範圍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此外由於有許多蓮蔴坑的原居民均已移居海外，筆者需長途跋涉到他們移居的地方進行訪問及考察，增加了資料搜集的難度。再加上個人的學養所限，本書錯誤之處實在所難免，敬請各方雅正。

阮志於香港

2012年6月7日

本章集中討論新界沙頭角地區在英國接管前後的人口、族群互動、鄉約的成立及移民海外的歷史，並指出在 1898 年英國接管新界前，沙頭角區已經是一個發展成熟的地方社會，而蓮蔴坑約在當中亦佔有舉足輕重的社會地位，一方面抗衡本地人的村落，另一方面該約份與其他本地大族合作，進一步發展地方上的影響力。

第一節 從邊境村落蓮蔴坑說起

地理位置

蓮蔴坑 (Lin Ma Hang) 位於香港新界東北部打鼓嶺及沙頭角之間，即北緯 22 度 33'，東經 114 度 11' (圖 1.1)。差不多四面均被不同的山嶺包圍，其北面的梧桐山，高 943.7 米，其支脈向南伸至香港境內，與紅花嶺 (Robin's Nest)¹ (高 492 米) 匯合，成為蓮蔴坑東倚一幅高聳的屏障，蓮蔴坑的西面則為黃茅坑山 (高 243 米)。蓮蔴坑的南面約三公里有另一條古老村落——塘肚山村，該村西南面亦為原高 297

[1] 古稱紅花嶂，其東面有另一山峯名為紅花寨，高 489 米。客語稱「山」為「嶺」，相信這山因為附近有客家人聚居而改稱「紅花嶺」。見羅美珍、林立芳、饒長溶主編，《客家話通用詞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頁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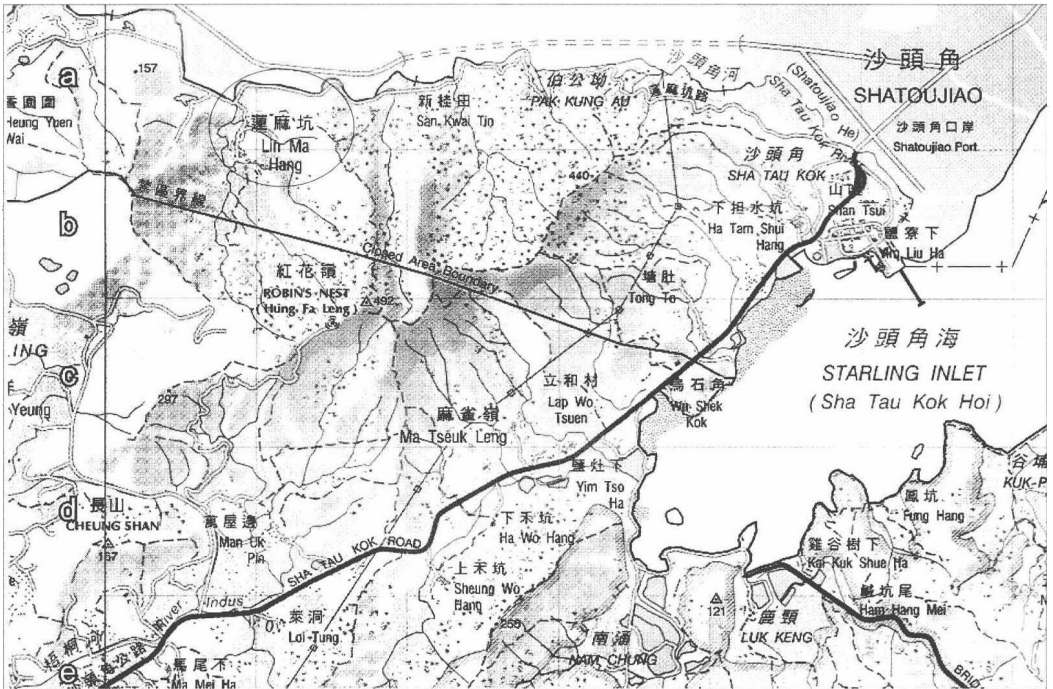


圖 1-1 蓮蔴坑的地理位置 (香港政府地政署提供)

米的禾徑山。現時黃茅坑山向西的山坡（即缸窰及昂塘）大部分已劃為新界北堆填區的範圍而被夷平。蓮蔴坑的西北面亦有一土名為「橫瀝」的地方，² 這裡有一個突出的山嘴，從深圳河邊（現稱蓮蔴坑路）拐過這個山嘴才可以入村，因此這個地形令蓮蔴坑的位置變得十分隱蔽。蓮蔴坑村與同屬一鄉的塘肚山村同位於一個狹長的谷地中，平均海拔有 15 至 20 米，從高空望下去其地形像英文字母的 U 字形，是一條位於谷地的村落。（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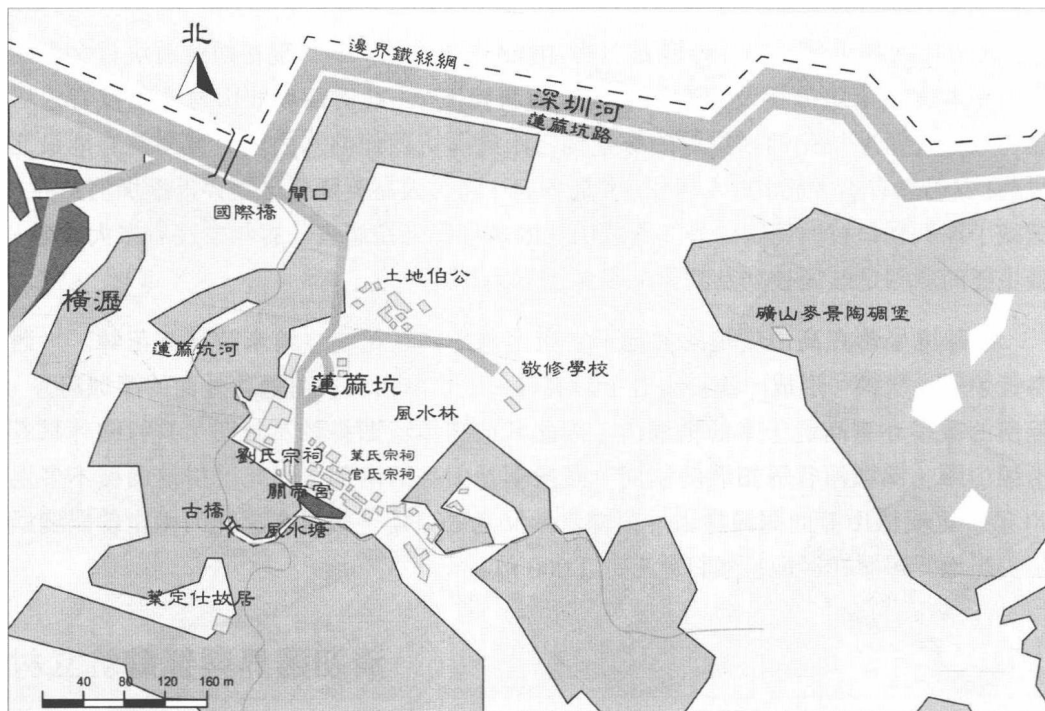
蓮蔴坑村總面積約有 189 英畝（即 764,857 平方米）。³ 現在的蓮蔴坑村，東面是已荒廢的蓮蔴坑礦場及原有三戶人家的新桂田，⁴ 其南面塘肚山村亦已沒有人居住。然而在黃茅坑山西坡山腳的香園圍（距蓮蔴坑西面約八公里，被稱為香港最北村落），仍然有不多於 100 人居住。整體而言，除了因為英國租借新界以深圳河為界，縮減了深圳長嶺村的範圍之外，蓮蔴坑村的地理範圍在過去一百年並沒有多大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是該區被列為禁區，限制了土地發展。

蓮蔴坑坐落在高山環抱的盆地，它東南兩面隔紅花嶺（清末時稱紅花嶂）、西為黃茅坑山所拱，形成一狹長山谷，只有其村北有一山坳口可通往外面的深圳河谷，但河的彼岸亦有高近千米的梧桐山。因此其地理環境顯得較為封閉，其村向外只有梧桐山腳、深圳河谷等拓展的空間，對內則是山谷的南部，因此可耕地面積不多過 90 畝，更要依山勢而開闢梯田。根據當地父老的口述，該村在深圳河兩岸曾開闢過不少田地，單單在深圳長嶺村就有約 1,000 畝。

清初遷界與蓮蔴坑立村

蓮蔴坑這條村落的建立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庚寅年（1710），距今約三百年。⁵ 蓮蔴坑應是在清廷取消遷界令後，入遷的客籍村莊。為絕沿海居民接濟明遺臣鄭成功抗清，清廷在順治十八年（1661）頒布遷界，沿海五十里之居民須遷入內陸，位於新安縣內（即今香港、九龍及新界）之地，西北自新田等村為起點，東北則以

-
- [2] 客語「瀝（澀）」（動），意指過濾、滲漏。見《客家話通用詞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頁 93。
- [3] 蓮蔴坑的總面積是根據 1905 年的政府集體官契關於蓮蔴坑鄉內的蓮蔴坑（DD47）、塘肚山（DD48）及徑肚（DD64）所記錄的所有水稻田、旱地、屋地、學校、祠堂及處理廢物地方的總面積為計算依據。這裡以 1 英畝等於 4,047 平方米作計算。
- [4] 原名三堆田，因只有李氏三家人居住的一條小鄉村，故當地人又稱為「三家村」。有云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有三家人就可以立村。參見香港電台製作電視節目《百載爐峰》：「客家婦女」（香港：香港電台，1985）。
- [5] 葉于端編，《沙頭角蓮蔴坑葉氏族譜》〔縮影資料〕（香港：葉于端，嘉慶 24 年〔1819〕），頁 33。



1.2 蓮蔴坑的示意圖

沙頭角等地為起點，其南部村莊皆位於被遷之列。清廷並曾在沙頭角附近的麻雀嶺設墩台派兵駐守。⁶ 該座墩台及汛營相信是位於現鄰近邊境的麻雀嶺（沙頭角公路北面），表明此區曾是清廷海防的其中重要一環。後因遷海對居民為害很大，在兩廣總督周有德及廣東巡撫王來任等倡議之下，清廷終於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取消遷界令，其後更鼓勵客族入遷新安以填補沿海空虛。蕭國健指當時自廣東之東、西、韓江流域及閩贛二省的客籍農民，相繼入遷新安。⁷ 而蓮蔴坑在分別修纂於清康熙廿七年（1688）及清嘉慶廿四年（1819）的《新安縣志》中已被列入，而在後者中被編入廣州府新安縣第六都官富司所管轄的客籍村莊。⁸ 新安縣可算是當時廣州府一個邊陲地方，其縣城設在深圳南頭城。

蓮蔴坑發展至清末時與鄰近鄉村組成鄉約。「鄉」或「約」是指由數條以至數十條村落，無論是同姓或雜姓組成聯盟的社會組織，⁹ 其功能有祭祀性，亦有屬防衛性，以及與經濟活動（如墟市）有關。故此蓮蔴坑昔日亦稱為蓮蔴坑鄉、蓮溪鄉、蓮溪洞等，屬新安縣治管轄的六都範圍。¹⁰ 蓮蔴坑是一條複姓村落，在清末時，其姓氏有葉、官、曾、冼、張及劉等，但葉氏宗族一直是鄉內人口佔大多數的宗族，村中的九成居民均為葉氏，因此村內事務都以葉姓為首。根據《沙頭角蓮蔴坑葉氏族譜》記載，葉氏祖籍廣東陸豐。其二十世祖達濱公於康熙庚寅年（1710）自東莞松園下遷居新安蓮蔴坑，距今約三百年。蓮蔴坑村的劉氏也在相當時期遷居蓮蔴坑，大約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¹¹ 此外，姓官、冼及張等亦紛紛遷入，故逐漸發展為

-
- [6] 蕭國健指出在復界的初期，清朝除了努力協助遷民重建家園外，亦增加了海防設施，並據康熙新文謨編纂的《新安縣志》〈卷八：兵刑志墩堡條〉，列出新安沿邊奉設墩台 21 座，當中包括「康熙七年設……麻雀嶺墩台一座，設把總一員，安兵五十名」及「康熙二十年設……麻雀嶺汛，把總一員，安兵二十名」，見蕭國健，《清初遷界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151-164。
- [7] 蕭國健，〈清初遷海與香港區之關係〉，載蕭國健，《清初遷界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95。至於清初遷界與深圳客籍村莊的歷史，可參考劉麗川，《深圳客家研究》（海口市：南方出版社，2002）。
- [8] 清康熙新文謨《新安縣志》，〈卷三·地理志〉，載張一兵校點，《深圳舊志三種》（深圳市：海天出版社，2006）。清嘉慶舒懋官《新安縣志》，〈卷二·輿地略〉（香港：1992 重印版）共載有 187 條官富司管屬客籍村莊。
- [9] 有關新界的鄉約，參考 John A. Brim, "Village Alliance Temples in Hong Kong"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93-104; P. Hase, "The Mutual Defense Alliance (Yeuk) of the New Territories"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9 (1989), pp.384-388。
- [10] 康熙八年（1669），新安縣設官富巡檢司，境內分三鄉，內分七都，五十七圍，五百零九條村；香港位於第五、第六都。見蕭國健，《香港前代社會》（香港：中華書局，1990），頁 28。
- [11] 蕭國健，〈清初遷界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載林天蔚、蕭國健，《香港前代史論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220-221。